

文淵樓叢書

韓詩外傳疏證

第十冊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
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
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
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
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
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
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
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
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

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者
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草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
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
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
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
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遇叟
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
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
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

曰麥邱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
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
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邱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
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邱
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

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邱而斷政焉

新序雜事四

景公遊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

若也

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桴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

管子小匡篇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
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
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
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
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
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的以聞
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
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
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
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

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
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
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
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
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
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春秋傳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

韋注豎頭須文公內
豎里鳧須也

守藏者也不從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國語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

章言外傳政言 卷一
六
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
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
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
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
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
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
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
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
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
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
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王天命畏之無
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
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
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

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

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

楊注

接讀爲捷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

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荀子大略篇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

東晉書卷之二十一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
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